

## 每个人都是一个盘古

□ 草予

当然，我们早就知道了，那个人叫盘古。开天辟地之后，他觉得还远远不够。他觉得该有山，于是骨骼化成群山；他觉得该有光，于是双目分作日与月；他觉得该有石，于是牙齿化作坚石；他觉得不该没有大地，于是肌肤成壤，长出花草林木，养出虫鱼鸟兽；他觉得天空不该一无所有，于是呵气成云，吐气成风，苍苍须发化为一天繁星……可是，我们还要承认，盘古之身的寄居者，如虱如蚤，便是我们人类。

想想那时的人，怎么会自醒自嘲至此，可爱可敬。人类从不高高在上，甚至温柔不及草木，迅捷不及鸟兽。我辈弗如。

我常觉得，神话虽远，盘古一直很近。

你看，大地的样子在山，人的样子在骨。仰望一座山时，看它的脊，看一个人时，看他的骨。山无棱，再高的山，登上去了也有一方平地。越是塔尖山尖似的人物，越知谦卑。晤青山，如晤君子；既别君子，如别青山。高峰遥峙，隔空比肩，像极了两个人之间最有意义的一种关系。

眼里要有光，一个如日，一个如月。于是，草木有色，群花含香，原来，今天的风不和昨天的风张罗同一件事，一千个黄昏里有一千个夕阳。是眼里有光，而不是

眼睛，让我们看见。有时候，一想起什么，脸上突然就会泛起微笑，那是光从身体里向外透出来。

石是最小的山，牙是最小的骨。雪白的牙齿，上下两行，切咬、咀嚼，才有了后面富丽堂皇一大串吃事。都说铁齿铜牙，谁能想到，小小一粒竟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，足以对抗最粗糙的食物。一上年纪，落齿难免，去年落一牙，今年落一齿，牙床像旷野的大石渐次风化崩裂。

云是跑到天空去的一团气，如果掬一捧在眼前，就会发现，云与人呵出的气一般无二。显然，冬天呵出的气，更像云。夏天呵出的气，更像风。或者可以这样理解，风就是看不见的云，云就是看得见的风。风与云的性格不同，正如夏天和秋天的性情不同，一个像不讲理的弟弟，一个像太懂事的哥哥。风吹云动，是调皮的弟弟非要赖着哥哥陪他玩耍。

人的体内也有江河溪流。河有河床，河有河岸，与其说是河水，不如说一直工作的是河床与河岸。好看的河，先有河床都宛转，辽阔的河，先是河床都宽广。

大地跌宕，人体起伏，平坦是相对的。丰腴，是个可以同时用于大地与人体

的词。瘦瘠，也是。被赞美的沃野，松软，泥土带香，庄稼丰收，花木丰茂，满目长林丰草，虫鱼鸟兽来此安家落户。就算不是地质学家，不去测算土壤中的矿物质、有机物、无机物的各项指标，也会轻松知晓一片土地肥美与否。大地上的万物生灵，不会骗人。被赞美的身体，如此类似，每一寸肌肤都有生命力，如蓓如蕾，如春如夏。

大地之上，长出庄稼，长出森林，长出花草。人也长着一身毛发，名号各异。生在眸上叫眉，镶在眼周叫睫，发在唇边叫须，落在两颊叫鬓，长在头顶叫发。浪漫的是，长发长须在远古之时，让人想起漫天星辰。我一开始，无法理解这样的浪漫，直到有人告诉我，那时的夜晚，月光之下，大地静谧，流星如丝如缕划过漆黑的夜空，已不似今时今日。原来，今人的浪漫，只是古人的日常。人穿过森林，走过湿地，打马经过草原，只是在大地的巨大身躯上蠕蠕而动，类似一只蚂蚁经过人的脚背，或者一只毛毛虫爬过人的手臂。

已入夏夜，睡下之后，耳边嗡嗡有声，是蚊，散兵游勇孤零零那么一只。虽此等昆虫可恶，忽而想起日间谁又提起盘古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# 点滴

## 世间有情莫过时光

□ 达·芬奇

人们总是喜欢埋怨时光如梭、冷漠无情。其实，岁月的流逝何其漫长。况且，我们从自然那儿获得了记忆的能力，使经历之事，历历在目。

对于历经之事，记忆并不能给它一个确切的时间。遥远的过去犹如昨日。不过几日之前，又恰似经年。同样的，眼睛视物，感受到的距离也如幻觉一般。远处阳光下闪烁的物品，似乎触手可及。眼皮底下的东西却又似乎远在千里之外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### 诗意

□ 高自发

苏州郡的隐士王宾隐居在西山。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王宾是昔日好友，到山里来找他，对他说：“寂寂空山，何堪久住？”王宾答：“多情花鸟，不肯放人。”二人的对话，就像一首诗。

境由心生。姚广孝心不在此地，所见自然只有一座空山；王宾志在青山，触目皆关情。王宾明明是自己舍不得离开，却说得如此诗情画意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像一杯白开水，可能就是缺了“多情花鸟，不肯放人”的浪漫吧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## 有计划地生活

□ 张正

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快的人，因为我习惯过一种计划性很强的生活，每天提前把要做的事安排好，并很有执行力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：每天哪来那么多事？其实，只要你想，就可以有很多事。你不妨坐下，想一想，在小纸条上理一理，看明天有几件事必须做、可以做，再按轻重缓急排个处理顺序。每天晚上像这样花去几分钟，保准能为明天理出好几件要做的事。从读书时代开始，我就是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的，这让我的生活很有效率，也没有时光被浪费的烦恼。

有计划地生活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

每天的事，兼顾单位和家庭、工作和娱乐、读书和写作、自己和子女、大与小、急与缓、动与静……实在不少，我会按部就班地做完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有计划地生活，不是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，让自己忙得透不过气来。这个计划必须是劳逸结合、张弛有度的，要留有休闲放松的时间。

早上，安静，头脑清醒，我通常用来写作、读书、处理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；晌午和下午，我会休闲一下，然后处理一般性事务；晚上，我会陪伴家人，或外出到公园散步。合适的时间安排做合适的事，所以，我不会一大早就坐进理发店，而是会把理发安排在两件重要的事之间，因为理发算是一种不错的休闲，还可以让我的思绪得到整理。兴趣爱好占用的时间较多，我会在周末留出半天去做。

我不但自己喜欢过这种有计划的生活，还鼓励家人如此。我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：与其默默无闻、碌碌无为地老去，不如实实在在做一些事，于社会，有一点贡献；于自己，多一分体验，越来越多的体验，会交织出五彩斑斓的人生。而做好计划，条理清楚，让我的设想在高效率中得以实现。

有朋友问我：这样活，你不累吗？我说：习惯了，就不觉得累。我举了个例子：如果得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，你愿意怎么吃？做汤喝，还是红烧？不等朋友回答，我先道出自己的答案：我可能会切成两半，一半做汤，一半红烧。这样，两种味道我都拥有了。我想过的是一种充实又有趣的生活。

朋友不解：有计划地生活，充实有了，但有什么趣味呢？我说：那要看一个人对趣味怎么理解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趣的人，我有不少爱好，我的生活从来不缺少趣味。相反，规划好每一天，充实而不空虚，付出而有收获，正是我极大乐趣之所在，因为活得有滋有味。

一个人想放松自己，过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太容易了。但一个人想静下心，认认真真做成事情，就需要有定力和努力。趁年轻，还做得动事情，不妨多做一点，不负韶华。等老到做不动了要休息了，和众人生在暖阳下聊天，一起回忆青春，彼此不同的，可能就是我们的目光和阅历触及的人生深度、高度和广度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# 文苑

## 莲心

□ 官学明

春燥，上火，咽痛。去药店买来一两莲子心，泡茶。

白胚芽，青绿叶，拈一小撮放入白瓷杯，冲上沸水，这些白绿相间的小棒棒慢慢沉入杯底，两片卷曲的叶子像合拢的掌心，虽没尽情舒展，却也渐渐衬绿了水。有几颗浮在水面，像头顶青色方巾的白衣书生，正逍遥江湖。啜饮一口，清寒之气下，苦味绕在舌尖。

“味苦，清心，去热，安神……”，药典中如是记载。世人皆知，莲子心是一剂良药。

莲，“怜”，心是苦的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父母的心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”，峻肃如鲁迅者，也直言宣称一片爱子之心，让人看到一位别样的慈祥温情的父亲。苍凉人世，滚滚红尘。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暖洁净是父母的怀抱，在匆匆的行旅中，能让我们远尘离垢安之若素的也只有父母的胸怀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

只是，这样的苦心常隐藏得深，包裹得紧。正如那莲，从泥水里站立，在烈日下昂首、开花，熬到秋冬，经割取见籽实，剥青皮除白壳，如此才得见心。一根根小心翼翼，在阳光下晾晒。我们也是要一日日去等，一层层去剥，甚至当自己有了果实，也经受割裂之痛时，才看见，才懂得。那苦心，针尖一样让我们刺痛。

莲子，苏东坡说它“露为风味月为香”不为过。据载，千年古莲子竟能发芽开花。研究发现，在相宜的温度和湿度下，莲子特殊而坚韧的外壳，阻止了水分和空气的侵扰，果实密封下胚芽依然存活，所以古莲子能保持其生命达千年。

我想，莲心不死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它的苦。

“我苦，故我在。”这是哲学家笛卡尔在40岁时说出的名言。比他说出“我思，故我在”迟了10年。思想的不倦探索里，他终于发觉，在世间，苦才是最真切的感受；痛苦兵临城下，是比思考更能感受到的存在，苦也是生命的宽恕和赏赐。

知苦沉思是每个人的必经之途，对自身的怜悯和期待，是我们在学着向生命和解。就像莲出于淤泥，日晒风摧；如果我们能修炼这苦心，接受涅槃之苦，学会超越，也能像莲，风神摇曳；开出芳馨的花朵，结出饱满莹白的果实。浮生须臾，人生苦短，而能薪火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正是怀着这样的爱和悲悯。

当岁月走到疼痛、难耐时，不妨给自己泡一杯莲子茶，茶香氤氲里，细细去品一品莲心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